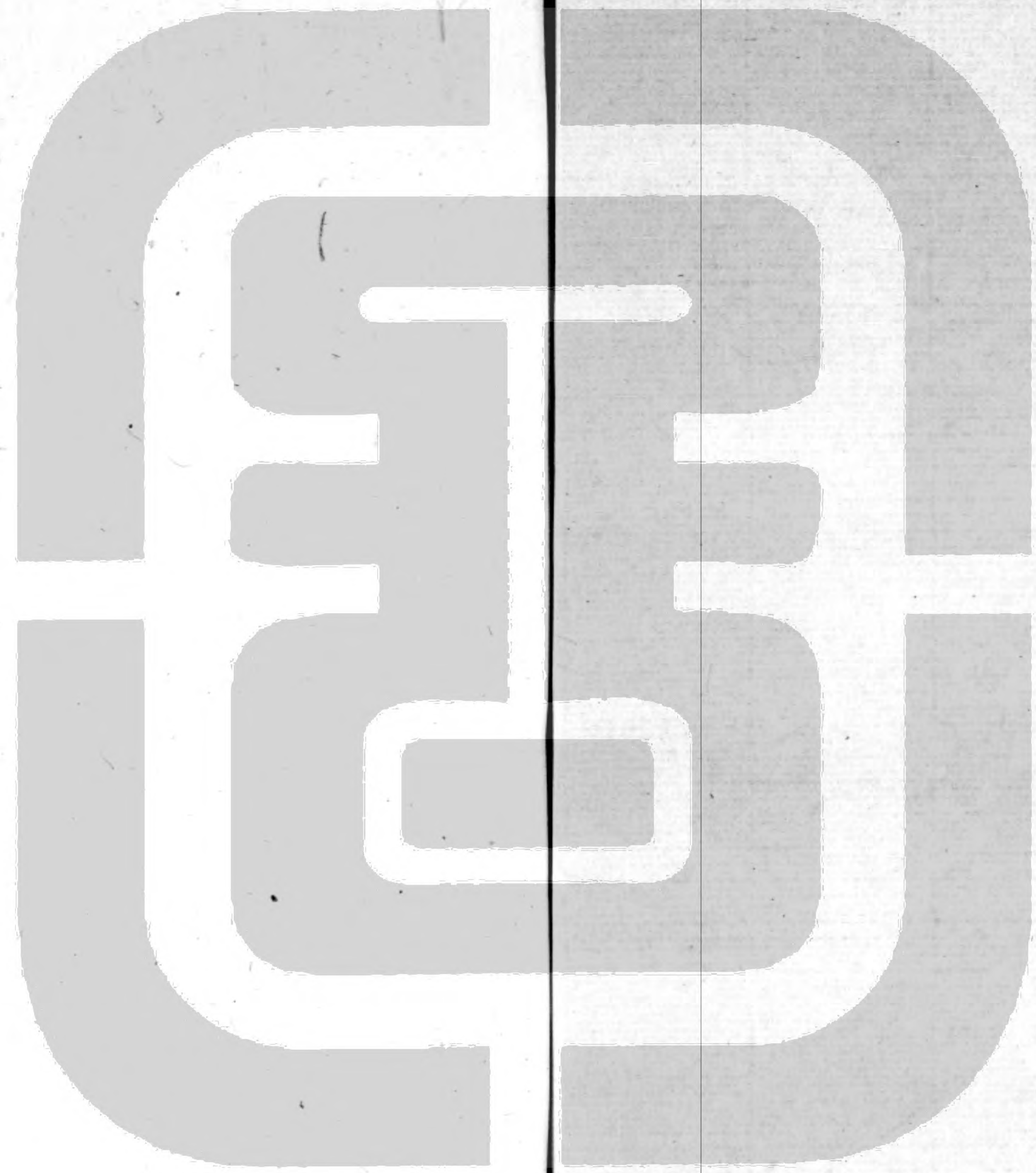


程



日知錄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魯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

左傳昭公二年

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

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

之良史也

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

自隱公以

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

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

以己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

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書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

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

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

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

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

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

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

察也比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

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

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

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

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賈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庚戌先壬戌十日陳侯鮑卒為再赴似皆揣摩而為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為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二已用建

子為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此不齊之時月

杜預春秋後序

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

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

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

之月為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李克弑其君卓經

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

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

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

羅泌以為傳據與晉史經則同曆

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

夫不告文公之入傳曰秦伯納之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

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

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

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

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雖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

參差不一往往而逃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

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

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

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

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

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

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

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

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

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

耳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

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哀公十六年春

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

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為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為

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

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

皆謂魯曆蓋本劉歆之說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

得其度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

九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

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

為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

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

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為聖人新意

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博古圖載周

仲伯父鼎銘

日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罇鐘銘日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敬敦銘日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

也傳一月周之正月巳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

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

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肫多士

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荅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

說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或疑

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

正建子周以為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為春

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

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

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三代正

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

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

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丑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

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

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

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

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

月也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

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

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

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

山錄 卷之四 七

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書月正命元日祀以元商訓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正即正月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

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一月而言即正月也

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為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為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

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
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放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為十月正足以為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子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甲於子男而進於變夷之國邾犁來介與蕭叔朝

公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此亦史家

常例非舊史書邾克而夫子改之為儀父也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邾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

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

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教臧燾所謂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

氏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

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贈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公羊亦以為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於子義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得

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聲姜不書

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

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

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

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弑賊不

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

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

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定公十五年○書葬

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劉原父曰姒氏為哀公之母

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為是不言子

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為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

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失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

去其夫人即為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

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末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

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

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

也貶之乎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

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

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

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為太子少師

降其尚書而為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

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陳氏以為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

侯之政而自貶焉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

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

屬於吳而如邾以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

事晉皆其證也

貶而君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成侯

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夫滕薛杞猶是也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

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

為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疆則齊世子光列

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

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時為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

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

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

十年闕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

冬十月

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

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

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

杜氏釋例

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

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

主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

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

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

而書楚子

文公九年

商人而書齊侯

文公十五年

五等之爵無所可

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

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

大

邵國賢

寶

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

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

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

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

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

守

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

為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

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為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爾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者

乃是曲說 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

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

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

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

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

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

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

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

于齊為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

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

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

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

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為親一言深得

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為人臣

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為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

城濮者子玉也

二十八年

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

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

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

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

然滅州來

昭公十年

戰長岸

十七年

敗雞父

二十三年

滅巢

二十四年

徐伐越

三十三年

入郢

定公四年

敗樛李

十四年

伐陳

哀公六年

會柤

同會鄆

七年

伐我

八年

伐齊

十年

救陳

十一年

戰艾陵

十一年

會橐

皋

十二年

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

十三年

書晉侯及吳子

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

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

君父之命存焉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

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

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

然也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荆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

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

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

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為之說曰善

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

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

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

嘗復國而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

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

此畿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勳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

襄公二十一年 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

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 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

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 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

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

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

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

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

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

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

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弑不能

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

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為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為之曲說使後世詐諛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為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悌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言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

蓋宣公元元所生

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

庶出之子不書生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

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

駢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

杜氏曰以

盜為文故不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

氏以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闞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闞弒其

君也

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

穀梁子曰不稱其君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

閹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

知此義而長陵

高帝

以丙寅茂陵

武帝

以甲申平陵

昭帝

以壬申

渭陵

元帝

以丙戌義陵

哀帝

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偽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巳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二十八年

陳子

共

定公三年邾子

隱

是也

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

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

也踰年

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

白虎通曰踰年稱

公者緣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

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

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

敬守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此皆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

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

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

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

懷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

亦在喪皇劉盆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

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

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

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賤之者非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弑其君

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

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者從其

稱爵者從其

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妣氏卒

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

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

此妣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

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後漢儀禮志三公奏

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

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

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媾至自晉一事

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

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

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為

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

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

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三命晉士起

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等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偽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鞏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

鞏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

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

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

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

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

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詩云伯兮叔兮此大夫之稱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

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文公十五年叔孫氏之稱

子也自豹也襄公七年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二年

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

氏之稱子也自孿也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

二十三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

也文公十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

自首也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韓氏之稱

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

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

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

四年有子叔齊子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

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

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

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

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

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

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

日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

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日子

而謚不得稱子者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

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為

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

子僅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

孟子樂正子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
注子通稱衛君待子而如云子誠齊
為政之類見我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如云子亦來
之類亦世變之所從來矣

論語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

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

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即此可

書法 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又
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諡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諡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

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諡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衆

仲若子家無諡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玉藻士於君所言

若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諡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

不成君無諡而後字之子干子皙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

父鄭之子豐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

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鄭厲公叔父魯隱

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

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

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

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

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伯氏謂荀躒

又曰叔氏而忘諸乎

注叔籍談

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

春秋凡命卿書

字皆本於此

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號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

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

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

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

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

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為異乎秋無麥苗不言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

築鄒

築鄒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日知錄 卷之四
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郟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公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
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
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
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旣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
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
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
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
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十七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
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

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成公九年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

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
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謚疑左氏之誤經不書葬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弑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吳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為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于周廟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為文王廟也

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杜氏以為厲

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

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

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

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

然伯禽為文王之孫鄭桓為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

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

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

其亦倣古而為之歟

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

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

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

公字衍

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一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不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正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二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于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

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
明日而傳分為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
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
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

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孟子五霸者三王之

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顏

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繆

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據國佐對晉人言其

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

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

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

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至於昆

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

久矣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

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

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

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

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昨命為伯又言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

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

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江都易王

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

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

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

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為

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

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

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

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

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迂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

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

亦謂臯唐甘石書傳凌雜光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

耳

于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其雜有

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
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
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
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
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
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
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
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
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禪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
弘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
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禪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
宋衛陳鄭災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
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
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
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立賦曰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

邵子曰五

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

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

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楊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

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

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

六年有箴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

莠尹嚮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廩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

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一年子皙請以印為褚師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鞏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

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注云

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

輿為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鄆陵注云莒

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鄆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鄆

陵為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械林注云秦地十

六年次于械林注云許地是二械林為二國地也襄公十

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

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為二國地也定公十二

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

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

為二國地也

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聩獻孟于齊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此孟當在邢洛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鄭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歊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歊白黑形鹽注曰

昌歊昌蒲菹而釋文歊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歊魯有

公父歊

文公十七年周廿歊敗戎于邾垂

其音爲觸說文歊盛氣怒也從

欠蜀聲此昌歊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歊字徂敢切昌蒲徂也然則傳之昌歊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歊廣韻亦誤作歊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設之今本作設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

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葢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黹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鞮左氏一書其錄楚也遠氏或爲蔦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

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無駭卒俠卒不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書日同此義

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緌來逆女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何休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鴟鳩均愛七子豈有於

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為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為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

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

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桓公六年

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莊公

三十年子女子曰女音汝閔子北宮子曰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

歟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二年

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然則此傳不

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穀鄧去魯甚遠不緣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

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

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見初獻是則公
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
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
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
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
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
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
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媯將歸

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
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
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
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
國稱女之例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
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媯歸于京師實惠
后

爭門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

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卽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廣韻後人以澗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為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
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為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

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

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公子季友

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經為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鞏成公二年如晉六年如莒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為人後者為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為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以為為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

以王父字為氏之說而以嬰齊為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為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為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戎菽列子

北宮子既歸進其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藝之不待桓公而戎菽有稻梁之味

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為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

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鴟左氏

公羊作鴟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

子改之石五史云鴟六而夫子改之六鴟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鴟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

有為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鵙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鸚鵡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日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書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日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為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為日月之日或以為日若之日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為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駟日音

日知錄卷之四

臣

書